

聂绀弩诗

现·代·名·人·传·记·丛·书·



69579

· 現 · 代 · 名 · 人 · 傳 · 記 · 叢 · 書 ·

夏 甜 琴 傳

周健強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一九八七年成都

封面题字：黄苗子
责任编辑：何昌宇
封面设计：文小牛

聂绀弩传·(中国现代名人传记丛书)

周健强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mm 1/32 印张8.5 插页8 字数198千

1987年8月第一版

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1118·250 印数：1—29,000册

定价：1.76元



爱绀弩画像

丁聰作

五十年後

子曰學而時習之至今七十幾年
痴南洋群島波濤筆亦大荒
原雪月詩猶是太公垂釣日迴
然亞子獻章時平生自省其
知短者在庸凡者知
周四姑娘雅屬

緡弩八十畫度



緡弩手迹

三耳 1948, 香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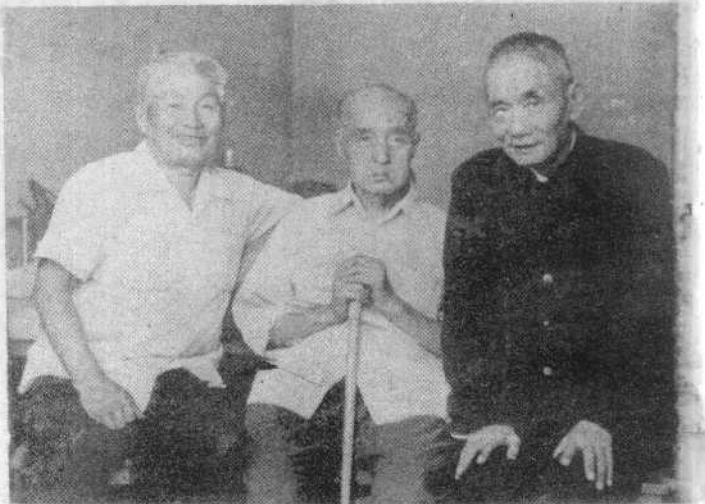
1938年摄于皖南新四军军部
汤村

左起：聂绀弩、彭柏山、黄源



周婆（之芹）与三耳
1981, 北京

1980年8月摄于北京邮
电医院
左起：萧军、胡风、三耳



1980年夏摄于北京劲松家中

三耳夫妇
与本书作者



序

史复

和绀弩虽说有着三十多年的交情，但对他所知其实是不多的。

桂林、重庆、香港，我们曾经先后一同在这三个城市里工作过，而且许多时候是干相同的工作，然而，在桂林、重庆并不相识，直到到了香港才有来往。抗日战争期间在桂林、重庆，我们都在编报纸的副刊。绀弩是桂林《力报》、重庆《商务日报》和《新民报》的副刊编辑，我从桂林到重庆，都是编《大公晚报》的副刊。那时他已是著名作家，而我只不过是刚刚出道的后生小子，还不习惯到外边去结交文坛的前辈先生，只有一些经常替我写稿的，我才认识。绀弩虽说是“同行”，但他自有园地，从不在我打理的《小公园》里涉足，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相互认识。抗战胜利后，一九四八年我到香港《大公报》编副刊《大公园》，绀弩比我先到香港，却在两年多以后才担任《文汇报》的总主笔。当没有报纸在手时，他就以作者的身份替我写稿了，

2108/261P
再加上别的原因，我们就由相识而逐渐很为熟识。

从认识他开始，直到他去世以前，这中间几乎有四十年之久，但除了最初的三年在香港，最近的三年在北京，我们又是地北天南，不在一起的。只是我有时有事情到北京，才和他见过十次八次而已。当他戴着“右派”帽子到北大荒劳动，套上“反革命”帽子到山西坐牢时，自然是相见无由了。

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了几乎二十岁，尽管对他的文章一直都很钦佩，我却从来没有象一些朋友那样，口头上叫他为“聂老”（只有近年笔下有时称之为“绀翁”），这和他从来不摆老作家的架子有关，也和他虽已七老八十而衰病却又并没有什么龙钟之态有关，更和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着斗士的轩昂有关。他四十多岁时，我固然没有叫他一声“聂老”，他八十多岁时，我还是没有想到要叫他一声“聂老”。

在抗战时期“文化城”的桂林，在他主编的副刊上，更主要在他有份的《野草》杂志上，读到了他一篇又一篇总是很精彩的杂文，我总是很钦佩，也总是很羡慕。象《韩康的药店》、《兔先生的发言》都是传诵一时的名文。后来到了重庆，读到那篇不足七百字的《论申公豹》，更是叫绝，他只用了这么几句话，就把反动派的尊容勾画出来了：“他的头是向后的，以背为胸，以后为前，眼睛和脚趾各朝着相反的方向，他永远不能前进，一开步就是后退。或者说，永远不能瞻望未来，看见的总是过去”。寥寥数笔，写意而又传神，深刻而又生动！

在香港和他相识后，知道他很爱下棋。当他在《文汇报》担任总主笔时，就常到《大公报》向梁羽生他们挑战。作为总主笔，他每天要写一篇时事评论的文章在新闻版刊出，有时棋下得难解难分，从下午一直下到晚上，有那么一两次，他干脆就不回去

上班写文章，却怕我们说他偷懒，和梁羽生约好，要他不要告诉我们。事过境迁，他人已经到北京工作，梁羽生才说出来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梁羽生有一年蜜月旅行到北京，两人又下棋下得忘乎所以，这回是梁羽生传出了丢下新婚夫人在旅馆空房独守的佳话。而梁羽生又把另一佳话带回香港，说绀弩有一次雪夜进中南海下棋，居然把等候在外的司机忘了，而司机终于在深夜自行驾车离去。

我们后来才知道，他原来是有名的“大自由主义者”。

一想起他当年在香港闹市街头，那种旁若无人，闲庭信步式的走路的姿态，就不免想起那句戏词：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……”他这京山人，家住鄂北，离豫西南的南阳诸葛庐也就不远。

但他不要“散淡的人”，却取了“散宜生”做他的别号。先前只记得，这和申公豹一样，也是《封神演义》的人物，后来看他的《散宜生诗》自序，才知道是借这周文王的“乱臣”九人之一的名字，寄托“无用（散）终天年”（适宜于生存）之意。《庄子》有散木以不材终天年的说法，旧知识分子有不材、无用而自称散人的习气。他有这样的深意，我却往往想得很浅，想到他的那一点散漫，想到他的那一份自由主义。当然，也想到他对名利的十分淡泊，全不在意。

说到《散宜生诗》，就不能不提到它的前身，香港出版的《三草》了。

绀弩回忆，我那年从香港到北京，看到他油印了送人“意在求人推许”的他的旧诗小册子，说：“这种东西在港复制只需几分钟”，他就请我拿去复制或印刷，没想到却费了两三年工夫，才印出《三草》。我说几分钟，并不假，当时北京复印机少，不

象现在到处都有，印起来很方便，但在香港，却先进一些，复印机之多，当年就象现在的北京（但也还没有可以放大缩小，可印彩色的），因此我就自告奋勇拿走了他的诗册。

那当然不仅仅因为复印方便那么简单，主要更因为我十分欢喜那些诗，很愿意它们能广为传布。因此，就从原来设想复印几册，而改变为印它三千。几分钟当然不行，前后三年没有，两年却是花了的。本来不需要这许多时间，由于我的拖延，这就迟了。由于我的粗疏，印出来后才发现还有好些错字，这对自认为“编辑虽不行，校对还可以”，因而也是起了校书之责的我来说，自信心是大受打击了，也觉得有些愧对故人。但看到“文章信口雌黄易，思想锥心坦白难”，“吾民易有观音土，太后难无万寿山”，“昔时朋友今时帝，你占朝廷我占山”，这些诗句终于成了书页，成了书本，也还是掩不住那一份十分欢喜的心情。

在接触到这些油印诗册以前，我们一些在南方的朋友就已经传诵着他的若干名篇，而谈论起他的“以杂文入诗”，为旧体诗开新境界了。

这以前，我们只知道他是个杂文家、古典小说研究家，从没有想到他是诗人，更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奇峰突起的旧体诗人，在他的晚年大放异彩。由于他过去只写新体诗，还表示过拥护白话，反对文言，不写旧体。尽管在香港时他也偶有旧体诗词的吟咏，严肃的，或严肃的打油的，也真是偶一为之，那首“欲织繁花为锦绣，已伤冻雨过清明”的《浣溪沙（萧红墓）》就是仅有的了，排在《散宜生诗》的最末部分，却是留存下来的他最早的旧体之作。后来忽然诗兴大发，那是北大荒奉命集体做诗，挑灯夜战的结果，“左”的结果，却有了好的诗篇，在“遵命文学”以外，于

是又有了“命令出诗人”。

十年浩劫后第一次进京，去东郊新源里探望躺卧在床上的我们的诗人（从此就只是见他躺着，躺着，而很少站起、走动），当时只想到他的病，他的穷（每月只有十八元生活费），只想到留下很少的一点钱以解燃眉。第二次相见是四次文代会期间在西苑宾馆里，虽说他是去开会，都几乎整天躺在床上，好象就是这一次接受他“托孤式”的委托，带走了《三草》回香港。这时他已不是那么穷，已经恢复了地位名誉，衣食既足，可以“兴礼乐”，出诗书了。他在谈笑中说过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见了我就一点诗意也没有，写不成诗（指没有给我以“酬答”之作）。但偏偏却把出诗的任务交给了我，虽然拖了两年，却总算是不辱使命。这就是我在他去世后的悼诗中所说的：

尊前常逐缪思神，三草偏从海角伸；
论世最欣文字辣，读诗更爱性情真；
百年咫尺成虚语，五日蹉跎失故人；
浅水垂杨风景异，同伤冻雨过清明。

他八十后我在一次祝寿诗中愿他活到百年，他去世前五天我本来要去探望却改了期，从此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每次到他劲松的家里，总要经过一个叫垂杨柳的地方，这地名和另一处茅草地的名字同样叫人有春天的想望，但却是一个并无垂杨只有尘土的市区，叫人失望而想笑。

最后一次见他是他的《散宜生诗》（增订注释本）出版以后不久的春节前夕（他的生日）。我拿了一册精装本请他签名，一枝笔在颤巍巍的手里已经不听使唤，只是勉强写了一个“作”字，

就叫人不忍要他再写“者”字了，而那“作”字其实也不大成字。后来他的家人说，那可能是他最后写下的一个字。

虽说很想再见他一面，哪怕那只是一个已无知觉的人面。但由于朋友们都知道的原因，我没有去，只是要了周伯（跟着一些晚辈这样叫周颖大姐）的那张别致的谢帖：“绀弩是从容地走的。朋友，谢谢您来向他告别。”

我只是写了几首七律（包括前面那一首）向他告别，其中之一是：

闻君此去甚从容，蝶梦徐徐逐午钟，
剑拔弩张虽大勇，神闲气定亦高风，
枕边微语鱼堪欲，棋里深谈我愿空，
春水冰心徒怅望，罗浮山色有无中。

就在那最后一笔签写“作”字的前后，他和往常一样闭目不语，只是在我临走时说了一声，“带点吃的东西来”，经过周颖的传译，知道他想吃南安板鸭和香港的糟白咸鱼，但咸鱼由我的家人带来后，由于那五日之误，他已经再也看不到、尝不到了。我很有兴趣学围棋，有意和他下棋以消永日，但一直没有好好学，直到这位对手消失于人间世，我还是坐观垂钓者，“徒有羡鱼情”。“吹皱春水，玉壶冰心”是他写了送我的诗句，却又一直没有送，甚至把这事忘了，还是本书作者保留下来，在他去世后到了我手中。他就是这样一“散”如此的人！

写下这些小事，本来是没有多大意思的，只不过表明，我们之间有着虽长期却并不能算很深厚的交情，我不可能在他死后谬托知己。

写那些悼诗和这些文字时，我也没有太多的感伤之情。伤逝、惋惜、黯然，那是当然的，但想到他走得那么从容，而最后的日子却已接近于油干灯尽，那就还是“不如归去”，“尘土的归于尘土”吧。

在我的惋惜中，有一点是没有来得及在他生前，向他请教一些读不懂的他的诗篇，一些不大清楚的往事。他的诗虽不晦涩，但有些本事不知，就会读之难明。

而他的一生，我知道得其实很少，有许多还是靠了这本《聂绀弩传》才明白。这当然要怪我就是对朋友也往往“不求甚解”。因此也就很高兴有这样的一本传记了。它是可以使和绀弩识与不识的人，都能对他有更多更真切的了解的。

这书原来是绀弩口述，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取得的第一手材料）而由作者整理成《庸人自传》。绀弩自称“散人”，又谦称“庸人”。从一生遭遇来说，他是奇人；从一些行事来看，他是妙人。但后来他改了主意，不想要这样的自传，于是就又由作者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你看下去就知道是怎么一个样子和有着怎么一种可读性了。

一九八六年九月

目 录

序.....	1
引子.....	1
山僻小县.....	2
两家茶馆.....	4
启蒙先生.....	6
开笔作文.....	9
“作文，国榘最好”	13
青儿姐姐.....	15
“围鼓”追荐.....	18
青儿出嫁.....	21
挨打.....	28
论诗.....	31
脱出牢笼.....	35
从汉口到泉州.....	39
出洋，旅途奇遇.....	45

辞职的绝招.....	51
仰光：革命启蒙.....	54
笔头带刺.....	56
进“黄埔”	58
蒋介石训话.....	60
结识周恩来.....	61
东征海丰.....	63
作诗受窘.....	65
军官的苦恼.....	68
初恋：南国佳丽.....	70
莫斯科中大.....	72
太子：“打倒爸爸！”	74
“游离分子”	76
海上舌战.....	77

爱的悲剧	78
一见倾心	79
相反相成的友谊	81
徬徨	85
红绳错系	88
幸运的“丑小鸭”	93
“甚么诗社”	97
反日宣言	101
弃职潜逃	103
樱花之梦	107
早稻田监狱	112
主办《动向》	115
会见鲁迅	119
提倡“大众语”	120